蜀山劍俠傳/231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蜀山劍俠傳

◀上一回

第二三一回　佈陣遏妖氛 霞影千重由地起　飛身援道侶 彩雲一片自天來

下一回▶

易靜、李文衍、嚴人英贊成林寒等人的主張。金、石、甄、易、秦、李諸人不便堅持，祇請方、元二人將聲音傳過去。方瑛笑道：「老怪不比尋常妖人，如果傳音出去，我們自己說話，便要留神，防他聽去了。」元皓道：「我們要商量甚話，不會把聲音隔斷再開口麼？快把仙陣移動，大家先還他幾句。再待片時，我還要過去鬥他一鬥呢。」方瑛道：「妹子總是好事。有諸位高明道友在此，尚且持重，要你過去做甚？」元皓道：「我早記住以前暗害我們的那幾個妖徒，祇姚開江、雷抓子和一個紫臉凹鼻不知姓名的昨日漏網，未被諸位道友殺死。你看對陣，除紫面妖人外，連姚開江這廝也夾在妖人隊裏隨了同來，分明報應臨頭，自來送死，實實氣他不過，所以我非過去不可。我雖非老怪敵手，如出不意，突然飛越過去，專殺這兩個妖人，十九可以成功，你莫攔我。再待一會兒，看看老怪到底有甚拿手，我便過湖去了。」方瑛笑了笑，隨將陣法略移。

衆人在旁，聞言重又勾起前念。又見對岸祇紅髮老祖當先行法，同來妖人俱都停空未下，又不敢近前，祇在後面厲聲辱罵，語極污穢兇惡，不堪入耳。愈發引起公忿，俱恨不能飛過湖去，一體誅戮，纔快心意。中有幾個身有異寶、不畏毒瘴妖法的，更是躍躍欲試。不提。

衆人問答之際，紅髮老祖已連施各種法術進攻。祇是纔一施爲，對面霞影雲煙一卷，便

同投入青霧之中，不知去向。末一次還折了一件法寶，不過在煙光中多捲了捲，忙即收回，已是無及，終被吸去。爲時已是半日光景，正在忿急，意欲一拼。

忽然遙聽對面喝罵道：「無知老怪！自恃天狗坪佈下三百里方圓惡陣，又仗有毒瘴、妖刀，便欲恃強橫行。前者我們雖然誤傷你師徒，實是你家教未嚴，縱容妖徒與妖婦同惡相濟，自食其果，何況又是事出無知。我掌教真人看在白、朱二老前輩面上，又念你修爲多年不易，好意給你臉面，命人持函安慰，免傷和氣。誰知你聽信妖徒讒言，任怎分說，非倚勢行兇不可，終於自取滅亡。先在陣中喪了若干妖徒，又把由鳩盤婆那裏借來的妖幡失去兩面。我們念你年老昏庸，受人之愚，未與你十分計較。昨日有我同門師兄弟數人，路過妙相巒左近，本是無心路過，全不相干。哪知你門下妖徒約了好些外教妖邪，埋伏在彼，無故上前截殺，重又興戎。你這老怪，正起貪心妄想，將前日我們故意遺失的紫郢劍攫爲己有，聞報不急出援。卻不想本門鎮山之寶，豈爾區區妖人所能保有？劍主人一舉手間，神物便自飛回，你卻差點沒成殘廢。而且這一耽延，白白多送了好些妖邪狗命。那辛苦煉成的千年蘘荷，卻被我乘隙盜去。敵人深入腹地，盜走你的靈藥，宛如探囊取物，往來妖陣，如入無人之境，你竟是一無所覺。夜郎自大，豈非無恥？後你追出行兇，亂髮毒瘴，妄施邪法。我們本不難將你所有妖徒黨羽一齊誅戮，留你一人，迫令歸善。因有六位同門匆促中不曾覺察，誤中妖毒，暫時退走。恰有兩位道友在此隱居，正好用你自煉靈藥就近醫治，現已復原，無一傷害。你卻傷亡多人，勝敗強弱早已分明。你竟不知悔悟，又率徒黨妖人上門送死。你見我們暫時不出應敵，是怕你麼？實對你說，我這兩位朋友也是你的仇人，隱此多年，靜俟你師徒惡滿數盡，始行發難。因爲妖窟密邇，特用仙法將左近數百里山形全都變易，隱卻真形。又在洞府前面設下仙陣，等你到日，自行入網。你近在咫尺，竟無所知，即此而言，法力已分出高下了。今日本擬直搗妖窟，爲了良友重逢，不原爲此敗我們的清興，特意現出前面山形，誘你自來，並在洞前設下仙陣阻隔。我們在洞前石坪之上，以逸待勞，設下酒宴，看你師徒叫囂醜態爲樂，權當下酒之物。眼看四九重劫便要到你頭上，如自知悔悟，急速縮頭回去。我們念你和掌教師尊有數面之緣，又受妖徒蠱惑，非出本心，還不肯過分爲難於你。異日相遇，對你門下妖徒和諸異派妖邪，雖然未肯容恕，對你尚還客氣。再如執迷不悟，你不等四九重劫到來，便恐不免身敗名裂了。真如不知進退，你們也不必猴急，有本領將仙法破去，自然與你相見。如其不能，到時也自會有人過來，先給你那些同來的妖邪一個厲害。你縱爲左道旁門，也曾修煉多年，就該有理說理。自己法力不濟，乾生氣着急，無可奈何，卻令衆妖孽極口狂吠，豬狗不如，有甚用處？」

紅髮老祖和衆妖徒一邊行法喝罵，一邊把敵人的話聽了個逼真。因先前匆匆趕回，半路

發現山形忽變，回宮一算，查出敵人蹤跡，又復匆匆趕來，靈藥失盜一節，尚未發覺，聞言又驚又急。對方話更刻毒，除亂罵外，還不出一句理來，直氣得怒火攻心，暴跳如雷。紅髮老祖畢竟修道多年，雖以護短，耳軟受愚，一時仍知利害輕重之分，連遭挫敗，已悔當初失策。再喫癩姑一頓好罵，愈發愧悔萬分。然而挫辱太甚，勢成騎虎，氣忿難遏，誓欲報復，不與仇敵兩立。祇在心中盤算如何施展毒手，報仇泄忿，豈顧自己的身份。口頭上除鼠輩、小狗男女外，始終未說出別的惡言。身後諸妖邪徒黨，看出陣法厲害，敵人定知不是紅髮敵手，負固不出，惡氣難消。對方又有不少女子，妄想用些極污穢淫惡的辱罵，激其出戰。於是變本加厲，罵得格外難堪。有幾個教外妖邪，更慫恿衆妖人與自己一起，脫去衣褲，赤體辱罵，污言穢態，無所不至。

紅髮老祖也漸覺這等行徑實在不堪，因行法正急，無暇回看，又不願給敵人聽去長志。正想暗中傳聲，令衆妖徒稍改口風，耳聽對方有兩三女子口音喝道：「這類妖孽，均非人類，不可以人看待，祇索誅戮，哪有許多話說？」紅髮老祖正準備好毒手，還未及發，聞言心喜仇敵受激，行即出鬥，便不再阻止妖徒辱罵。運用神目全神貫注於對面青霧之中，引滿待發，祇等人影一現，即下毒手。忽又聽見一女子接口道：「你看老怪物眼注我們，似要冒出火來，必有詭謀。師妹們不可造次，我們在此安如泰山，樂得看他師徒獻醜，譬如一羣豬狗，理他則甚？」另一個道：「易師姊說得極是，就過去誅戮他們，也不必忙此一時。」

紅髮老祖祇當敵人欲行，又被別人一攔，心方失望忿恨，猛聽連聲慘嘯，身後忽然一陣大亂。疑是山外來了敵人，忙即回顧，就這一轉臉的工夫，猛聽對陣急風颯然，知來暗算，不顧再看身後，趕緊回臉重看原處。祇見眼前光彩一閃，對陣青霧中突然涌起一幢彩雲，當中裹着一個女子。剛喝得一聲：「賤婢！」猛覺眼前又有兩絲銀芒一閃，知道來人正是秦氏姊妹之一，用彌塵幡護身，用天狐所傳白眉針暗算。紅髮老祖心中一驚，情知厲害，哪還再顧行法傷敵，慌不迭運用玄功，將氣穴七竅一齊閉住，縱身飛起。哪知秦寒萼知他玄功奧妙，早打好乘隙出擊之策。白眉針一發七根，分上、中、下三路同時併發，驟出不意，來勢萬分神速，一任應變機警，仍未避過。總算紅髮老祖前在紫玲谷見過二女，又知此針來歷十分陰毒，不同能否避開，趕緊先閉氣穴七竅，又急運玄功，纔未被深入氣穴，順着氣穴運行，直刺要害。可是七針全打中了面門、肩胸等處，深嵌在皮肉層裏，祇要氣穴一開，仍順穴道向上逆行。除卻陷空島吸星球可以吸出而外，祇有運用本身真火將它煉化，但非當時可了。紅髮老祖再想迎敵已不可能，咬牙切齒，朝着寒萼目眥欲裂，獰視了一眼，怒吼一聲，紅光一閃，便往崖外遁去。逃時，瞥見身後早有八九個敵人現身，滿空光華電舞虹飛。同來諸徒黨又傷亡了十來個，餘下的正在苦

鬥，但都是教外妖黨，門下妖人已剩不多幾個。當時報仇心切，身上又隱伏危機，勢已至此，不暇兼顧，百忙中看了一眼，仍然匆匆忍痛飛走。

原來那先飛過湖的，乃是元皓爲首，同了李英瓊、癩姑、金蟬、石生、甄艮、甄兌、易鼎、易震、向芳淑、李文衍等十一人。先是衆人因聽妖邪辱罵，起了公忿，非過湖誅戮，不肯甘休，易靜、癩姑再三攔阻不聽。後纔商定，說衆妖邪雖不值一擊，老怪十分厲害，由易靜做主，選出英瓊等幾個身有異寶護身之人前往。由元皓率領，借着陣法掩蔽，由湖口左邊月牙一角偷渡過去，繞至紅髮之後，驟出不意，各施法寶、飛劍，猛向衆妖邪進攻，稍一得勝，立即飛回，用意祇是給衆妖邪一個懲創。本定沒有南海雙童和向、李、秦三人，嗣以六矮弟兄未下山時便有成約，行止禍福與共，不能分開，六人堅欲同行。易靜、癩姑見甄氏弟兄面無晦色，雖無防身法寶，但精地遁之術，到了危時，可由地下遁走，祇得依了。哪知向芳淑、李文衍二人，一個貪功，一個好勝，自以入門年久，遇事恥居人後，又各自恃持有防身之寶，祇要事先留神，決無妨害，也堅持非去不可。易靜、癩姑和向、李二人新始同門，不甚親密。尤其李文衍入門年久，本是先進，開府敘班，卻在自己之下，平日神情淡漠，不便過於勸阻。向芳淑又是力言無礙，祇得聽之。

秦寒萼原本首告奮勇，易靜、癩姑因乃姊紫玲別前數日，再三當面囑託，隨時照護，寒萼也頗敬重自己；又見她面上煞氣已透華蓋，比誰都重，料知凶多吉少：所以再四勸阻。寒萼口雖應諾，心已怏怏。及見南海雙童也得同行，向芳淑、李文衍均不聽命，越發不快。又見李文衍暗使眼色令行，二人本來一見投機，私交甚厚，心想：「易靜等多慮，自己身有彌塵幡，毒瘴尚且不畏，還怕妖法不成？」寒萼略微盤算，決計起身，也不與衆同行，祇同易靜說了句：「我去看看，稍見不妙，立即飛回。」說罷，一縱遁光，便駕彌塵幡飛走。好在陣法有方瑛主持，通行無阻，快到對岸，忽想起擒賊先擒王，身旁現有白眉針，何不取用？想到這裏，算計衆邪在紅髮身後，尚有里許之遙，元皓等一動手，紅髮必要回顧，反正雙方仇已不解，如能乘機用此針將他除去，豈非體面之事？便把雲幢暫停。望見衆人劍寶齊施，同時也誅戮了好幾個。

紅髮老祖不知衆人已然暗中飛渡過來，後半易靜等問答勸阻的話，乃因見他面湖凝望，說的全是詐語。正注視間，忽聽身後悲嘯，忙即回顧。寒萼乘他心神分散之際，急催雲幢，由青霧中飛出，一照面，便將白眉針發了七根出去，居然僥倖成功。按說以寒萼的功力與紅髮相比，相去無異天淵，驟出不意，一時僥倖建此奇功，本應得意，不可再往，見機速退，也可無事。偏見衆同門打得熱鬧，見獵心喜，忙催雲幢飛將上去，一面放出飛劍，口中大喝：「老怪已爲我白眉針所傷，遁逃回去。諸位師姊師兄，切勿放這些妖

孽漏網。」

癩姑、李英瓊等人，本定小勝即回，也因寒萼一來，見紅髮敗走，這些妖物正好誅戮，略一戀戰，不捨即去。卻不想蜂躉有毒，何況對方玄功變化，那麼高法力，豈有受此重創奇辱，不謀報復之理。殘餘衆妖人中，有好幾個俱是五臺、華山兩派的能手，因從別處聞風趕來，當日纔到紅木嶺，與紅髮師徒會合同來。法力既較妙相巒前所殺衆妖人要高得多，又值峨眉開府以後，諸長老便閉洞煉法，門下弟子都是新進的多，遇到勁敵，後援無人。又值寒萼與紅髮老祖結仇，欲乘此時機報復，見紅髮老祖受傷遁走，雖然不免失驚，但深知他的身外化身神妙無窮，好些法力俱未曾施，必因白眉針厲害，想遁回山治癒了傷再來。仇恨愈深，決不善罷，必有毒手在後。此時一退，恥辱更大，俱想奮力抵禦，捱到紅髮老祖去而復轉，反敗爲勝，爭回一點顏面。因此盡管衆妖人和法力稍次的同黨死亡相接，兀自不肯退卻，各以全力苦鬥。

衆人仗着法寶飛劍威力，又是驟出不意，雖然一上去便殺傷不少敵人，剩下這些強的，祇能略佔上風，急切間卻是奈何不得。衆妖人又是志在後援，祇守不攻，仗着遁避神速，知道敵人法寶、飛劍不可力敵，一味運用妖法閃躲防護，不特不易傷害，連殘餘的幾個妖人也被護住，難於傷害。相持也就半盞茶的工夫，衆人正在滿空追逐，眼看好些妖法俱喫癩姑、元皓、李文衍、李英瓊四人破去，衆妖人伎倆將窮，伏誅不遠，心中高興，猛聽高空厲聲大喝：「無知小狗男女！叫你們知道厲害。」同時眼前一暗，滿天空俱喫血光籠罩，成了暗赤顏色，數十道妖光邪焰一閃即滅，對敵衆妖人一齊失蹤。

元皓、癩姑知道厲害，忙喝：「衆人速退，留神老怪邪法！」已是無及，祇見彌天血氛中，有一三尺許長赤身人影飛墮，祇一閃，便朝秦寒萼飛去，來勢神速，從來未見。衆人過湖之時，原有準備，雖然大勝，對於防身之道並未疏忽。瞥見血光一現，知道大敵去而復轉，來者不善。男女門人早將護身異寶取出施爲，十來道金霞祥輝，各色精光，早紛紛激射而起。癩姑、元皓一見紅髮老祖明知秦寒萼有彌塵幡護身，仍舊先朝她飛去，知是來報白眉針之仇，如無剋制此寶之法，不會如此。喊聲：「不好！」忙同急飛過去，祇見小人手揚處，便有一隻畝許大小的血手影，抓向雲幢之上。緊跟着右手指點處，一道比血還紅的精光，長纔尺許，電掣而出。二人越知不妙。癩姑首將輕不肯用的佛家降魔至寶屠龍刀飛出手去。同時元皓手揚處，又是大片青光，如箭雨般發出。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雙方施爲瞬息之間，那雲幢已被大手強自抓起。雖然秦氏姊妹仙傳異寶未被搶奪了去，起得稍慢，癩姑屠龍刀和元皓的太乙青靈箭雙雙趕到，敵人知道厲害，未如初計將仇人斬成粉碎，但彩雲波動中，化血神刀所化的血光，已乘虛侵入。祇見雲幢

影裏有一團明光耀處，寒萼一聲慘叫，已受重傷。

紅髮老祖百忙中瞥見左側二寶飛至，不暇再施毒手；又以敵人太多，來的二女，一有佛光護身，一有異寶護身，無法加害，如與相持，下餘仇敵恐被遁走。心想仇人雖未碎屍，有此一刀也難活命。意欲索性施展玄功變化，出沒隱現於敵人叢中，用化血神刀乘機多傷他幾個。因此便不和二人硬敵，忙將神手、神刀一齊收回，身形一閃，便往右側飛去，正好遇上向芳淑、李文衍二人。

向芳淑恃有金姥姥羅紫煙所賜納芥環護身，又有前在秦嶺得到的九烈神君所煉陰雷和師傳仙劍，初生犢兒不怕虎，祇圖貪功。卻忘了那納芥環與別的法寶不同，須與本身功力相輔而行，功力越高，靈效越大。祇因金姥姥鍾愛過甚，憐她年幼心高，不惜以本門第一件至寶相授，以做防身之用。但因她功力不夠，連上次遇到九烈神君之子黑醜，如非極樂真人相救，尚且幾乎喫虧，何況紅髮老祖一教宗主，如何能以抵禦？偏生又和李文衍二人因爲前在秦嶺分取三才劍和該仙人遺留的至寶青蜃瓶，生了芥蒂，臨敵之際，各不關心。李文衍以長門弟子，不甘落於新進之後，又以師傳辟邪神璧足可防身，又加寒萼交情最深，看出危急，趕往救援，與向芳淑先後一路，紅髮老祖恰好迎頭遇上。

這等戰場，雙方行動捷逾雷電。二女本是兩不相謀，向芳淑一見小人影子朝李文衍迎面飛來，揚手就是一粒陰雷。紅髮老祖匆迫中不知易靜沒有出場，本心是想除掉易靜、英瓊罪魁禍首，意欲查看出二人所在，飛身趕往，殺以報仇。見斜刺飛來兩個沒見過的女子，年輕的一個用納芥環護身，必定是金姥姥羅紫煙的門下，附和仇敵來此，並沒打算加害，不料迎面一雷打到。陰雷本就歹毒，又經極樂真人仙法煉製，加了妙用。初發時，祇是豆大一粒淡綠光華，全不起眼。一與敵人相撞，立即爆炸，威力至猛。這時滿天都是光焰彌空，彩霞匝地，到處電舞虹飛。紅髮老祖法力高強，又以元神應敵，不畏受傷。由寒萼身前往側飛遁時，瞥見敵人所用法寶無一不是仙、釋兩道中的奇珍異寶，心雖驚異，正在查看易、李二人蹤跡，做夢也沒想正教門下會有這類專一克制元神的魔教中所煉陰雷。等見綠光如豆在眼前一閃，方覺奇怪，颼的一聲，碧焰星飛，已被打中爆裂。如非修煉多年，功力深厚，就這一陰雷，縱不致將元神震散，也必受重傷無疑。

紅髮老祖驟中暗算，不禁暴怒。二女相次飛近，也沒看清何人所發，急運玄功變化，血影一晃，神手和化血神刀同時施爲。李文衍飛得較前，一見大手抓到，心中未免膽怯，想逃已是無及，護身寶光先被抓去，心中大驚，慌不迭身劍合一，往旁遁去，左臂被刀光掃中。幸得英瓊和金蟬、石生三人由斜刺裏疾飛過來，這些至寶奇珍，祇有他三人最

強，並還具有克敵威力。

紅髮老祖見不是路，收轉神刀，掉頭飛去，又和向芳淑成了對面。其實紅髮老祖頗畏陰雷，先前元神已受小創，芳淑如果連發神雷，紅髮老祖忙於抵禦，勢子緩得一緩，英瓊、金、石諸人便可趕到，李、向二人均不至於受傷。芳淑也非坐觀成敗，祇因李文衍平日口氣頗傲，適又爭着出戰，當她本門先進，法力必高，心又不甚關切，既想看她法力深淺，如何抵禦，又想乘機取巧，給敵人一點苦喫，以致兩敗俱傷。瞥見李文衍失去護身法寶，負傷遁走，心方一驚，敵人神手、神刀已同時飛到，和李文衍一樣，納芥環先被奪去，化血神刀相繼飛到。

這時場上諸人，因易靜在隔湖傳聲遙喚，連命速退，南海雙童首先由地底遁走；易氏弟兄素日敬畏姑姑，不敢違背，也駕九天十地辟魔神梭飛回崖去。元皓、癩姑自寒萼一受傷，料知凶多吉少，不敢再追敵人，忙搶上前，接住一看，寒萼身在寶相夫人內丹寶光籠罩之下，雖尚未失知覺，祇是左膀中了一刀，但面如金紙，人已一息奄奄。總算彌塵幡靈異，二人應援又快，未被奪去。知道此刀中上，按着各人功力，至多對時必死，還有好些禁忌，恐有差池，祇得由元皓護持着，同駕彌塵幡送了回去。癩姑忙再回看陣中李文衍和向芳淑，也爲化血神刀所傷。同門義重，向芳淑更是至交，危急之際，不由動了義憤，忙持屠龍刀飛身往援時，忽見一道金光，如神龍倒掛，刺破彌空血焰邪霧，自天直下。光中現出一個少女，正是齊霞兒，手持一鼎，鼎口內射出百丈金霞，電駛飛墮。向芳淑納芥環已然離身，腿際已喫刀光掃中，因不捨那納芥環，一面縱遁光欲起，仍在咬牙切齒，運用法力，想將法寶收回。本來形勢危急萬分，霞兒一到，口喝：「老前輩手下留情！」說時，鼎口中金霞已朝那大手射去。紅髮老祖驟出不意，忙使法力抵禦，微一疏神，納芥環便脫手飛去。向芳淑不知此刀厲害，這一猛用真氣，雙足齊斷。霞兒一手代將納芥環接住，金光往下一沉，就勢搶了斷足，喝聲：「大家速退！」率領衆人便往湖上青霧之中飛去。

紅髮老祖見狀大怒，正欲窮追，癩姑屠龍刀恰好飛來擋住。對湖易靜諸人，見同門受傷，也動了義憤，率領林寒、莊易、嚴人英等功力較高的幾個，趕來接應。易靜當先把專破元神的散光丸、彈月弩發將出去。霞兒揮手一擋，一同護了兩個傷員，齊往霧中退去，晃眼無迹。紅髮老祖正想用玄功變化暗算癩姑，忽見易靜現身，二寶飛來，不得不閃避，緩得一緩。癩姑聞得霞兒催回，也就乘機收回屠龍刀，遁退回去。

紅髮老祖雖然傷了三人，自己也連受了幾次傷，但白眉針之仇算是報過。祇是被他認作

禍首的易、李二人，一個也未傷到。敵去以後，將運用法術隱蔽遁去的衆徒黨召集回來，一點人數，這次隨來的十八名門徒，祇剩了七人，內中還有四人受傷。連前後三次計算，長次兩輩門徒傷去大半。幾個功力較深，也最心愛的全都葬送，一名不留，並十之七八形神皆滅，連想煉元神都不能夠。最難受的是姚開江、洪長豹兩個愛徒，以前遭劫，一個喪了元神，一個喪了本體，逃回山來，自己憐他們相隨了多年，費了許多心力，爲他們祭鍊元神，法體好容易日見功效，眼看再有一年便可復原，這次也同歸於盡。各異派中人，死的也有三十個以上。如何不怒氣沖天，恨逾切骨。紅髮老祖一面行法給衆治傷，一面厲聲喝道：「我起初因忿賤婢無禮，不過略施做戒，誰想她們用心如此狠毒猖狂。此仇不報，誓不爲人！適纔一時大意，爲小妖狐白眉針打中。今番我以元神行法，任他峨眉小狗男女持有諸般法寶，也莫奈我何。爾等且退一旁，等我上前，施展無邊法力，將這些小狗男女一網打盡。然後再約集各方道友，同往峨眉去尋諸老鬼算賬便了。」

話剛說完，忽聽對面齊霞兒遙應道：「老前輩暫息怒火，聽我一言分述。家師前以門人無知冒犯，不問動機如何，對於尊長，終是失禮。爲此特命易、李二師妹持了家師手書，登門賠罪，理並無虧。修道人不打誑語，今日之事，家師實早算定。老前輩耳軟心活，易受讒言。門下諸高足久與各方妖邪勾結，祇礙着老前輩爲人方正，又與家師及白、朱二老前輩交往，日近正人，不能爲所欲爲。令高足不知自身惡貫滿盈，難得有些嫌隙，正好蠱惑師長，乘機與峨眉反目成仇。事情一起，早已全體勾結，百計發難。內中祇有一二明達，知道利害輕重之士，無如勢孤，懾於衆人淫威挾持，雖有忠言，不敢傾吐。何況令高足們大劫已臨，甚或累及師長。所以易、李二師妹無論如何卑屈小心，也是難於挽回這場劫數。家師既顧到朋友之誼，又以尊卑之禮不可以廢，不得不盡此微心，欲以人定勝天，作那委曲求全之想。易、李、週三徒追戮妖婦蒲妙妙，原是分內之事，祇爲令高足們袒庇妖婦，倚衆行兇，始肇爭端，本來無罪。就說一時無知，冒犯威嚴，也屬無知誤犯，情有可原。自己門人，自然也不願她們無辜陷入虎口。縱然爲尊者屈，也須有個限度。家師爲使情理兩盡，未來以前，命在依還嶺上煉法四十九日，以防令高足們陷阱深密，羣起加害。老前輩受讒已深，不加制止，反爲張目，實在令人不解，本來開府之後，傳授法術耽延了些日，中間又有銅椰島之行，所以來得稍晚。易、李二人到時，知道拜關求見，令高足必出阻止，不特見不到老前輩，甚至難免凌辱威逼，又起殺機。如有傷亡，豈不有違初意？暗中潛入，又是於理不合。祇得略微行權，先向守關侍衛求見，等其開門放入，立用隱身法通行全陣，直達紅木嶺下再行現身。令高足們全體合謀，計周網密，因恃陣法嚴密，來人無由飛渡，獨忘了囑咐守關侍衛。仙山地域廣大，洞府衆多，又未禁與外人來往。各派妖邪平時入山，侍衛認作常有之事，因得混進。起初，秦、雷二高足嚴令亭中守者不爲通報，纔以傳聲上聞。初意老前輩必能燭照是非，

念及以前冒犯出於無知，予以寬大，即或宿怒未消，也祇略加訓斥了事。哪知讒言深入，老前輩受惑已甚，始而故不延見，繼則大發雷霆，欲加刑責，令高足們又復紛起囂張，百口辱罵。二人見已辱及師長，雙方友情已絕，再加忍受，何以爲人？祇得在衆高足倚衆行兇，法寶環攻之下，往回路退走。

「二人本心祇想回山，稟知師長，等家父煉法完畢，再由家父率領，前往仙山請罪。那時事出師命，休說吊打，百死不辭。此時受人一指，卻所不堪。本心不願傷人，無如陣法厲害，苦受迫煎。衆寡懸殊，如不自保，便須喪身，還辱師命。後來老前輩又復親臨，威力更盛。沒奈何，祇得力與周旋，不再顧忌，脫身而去。至於昨日一戰，乃是令高足約來異派妖邪，在妙相巒谷外埋伏。原意老前輩萬一放走來人，他們便羣起劫殺，不到雙方成仇不止。恰值峨眉有三數門人，追兩妖人路過，正合此輩心意，合力夾攻，法力又是不濟，以致傷亡多人，又將老前輩驚動出來。峨眉衆同門因師長閉洞煉法，奉命行道，惟恐自身力弱，各有求援之法，相約互爲策應。同門義氣甚重，一人有事，各方齊集。有的無心相值，有的行法窺見，看出對方人多，紛紛趕來相助。自來兵凶戰危，已成仇敵，勝生敗死。老前輩尚且大顯元神，放出五雲毒瘴，必欲全令慘死，他們尚復何忌，怎能怪他們心狠猖狂？即以今日之事而言，他們避居方、元二道友這裏，本心將昨日中毒諸人治癒，即行離去。仍是老前輩意欲斬盡殺絕，昨日窮追未獲，徒損至寶，枉費了多半日心力，今又殺上門來。如不勉力應付，人非至愚，孰甘任人宰割？應敵乃是人情，亦難爲罪。現在雙方仇怨雖已結成，吉凶禍福仍貴知機。須知已死令高足們勾結外邪，矇蔽師長，肇此慘禍，雖屬劫數難免，實亦死有餘辜。現在劫數已應，老前輩人本正直，受愚一時，非出本心。尚望平心靜氣，酌情度理，衡量利害輕重，是非得失。即使諸後輩罪在不赦，也俟家父及各位師尊煉法完功之後，前往告知。峨眉教規素嚴，門人有過，祇要來人所說當乎情理，決不姑容。以免尊卑相對，勝之不武，不勝爲笑。萬一後輩無知，再冒威嚴，更傷和氣。再如因此招致別的妖邪乘虛而入，欲收漁人之利，更不值了。愚直之言，敬希明鑒。」

紅髮老祖聽霞兒一說，也頗動心。及見旁立諸妖人面上俱帶鄙夷之色，再一想到身受的奇恥大辱，重又怒火上昇，再也按捺不下。不等說完，便將妖法發動，同時取出法寶施爲，往面前青霧叢中衝去。

齊霞兒說時，早向身畔取出一張妙一真人的紙條，與衆傳觀。另外附有六粒盧嫗所贈丹藥。那紙條大意是說：「先後受傷九人，數中應有此劫。不久湖上禁制必爲敵人所破，但衆人祇可進入內洞慎守，不可出敵，不消片刻，便有一前輩散仙來此解圍。五雲毒瘴

與化血神刀均極厲害，中人必死。中毒諸人雖仗事前盜有靈藥解救回生，但是元氣大傷，幸有盧嫗所賜靈丹，可用三粒分與大衆，各服半粒，即可復原。化血神刀更是陰毒，也非此丹不救，剩了三粒，恰好應用。但是此丹祇能保得不死，將所斷之處接上，終不能似陷空島萬年續斷和靈玉膏，治這類毒傷巨創具有特效。必須三年零六個月以後，始得復舊如初。本來可以無礙，偏生後年端午便有一件大事，爲衆同門建立外功良機。如欲參與，便須去往陷空島求取萬年續斷和靈玉膏。陷空老祖本來與我無怨，開府之時，並派他大弟子靈威叟前來觀禮，照說似可求得。但是此老遠隱北海窮荒，已歷千年，性情孤僻，也非常理可喻。島宮深居海底，爲防外人擾他清修，禁閉嚴密，行動虛實，均難推算。仙府諸位尊長無暇及此，沿途恐還有阻。如往求藥，可由衆中推出數人前往，量力行事。對方雖也旁門水仙，多年來獨善其身，不曾爲惡。以禮往求，不允便罷，至多受傷三人少積一場功德，仍可修爲。如不獲允，無須強求。此老喜收義子，內中頗多妖邪，散居附近各島，卻非善良，眼前各異派妖人，難保不與之勾結。途中如有險阻，可往尋天乾山小男，必有道理。不時來的那位散仙，道法極高，恐有一事相難，此時不便與之相見。請衆照書行事，自己必須離去，以免難處。」此外並注有六粒靈丹用法。

這時寒萼、李文衍各斷了一手一臂，向芳淑是將雙足刖去。傷斷之處點血不見，祇冒微煙。雖仗各人俱會玄功，強自運用真氣，勉力掙扎，人已面如烏金，痛徹心骨。衆人匆匆，立即依言分頭行事。尚幸斷落的手足俱已搶回，否則，仍非殘廢不可。向芳淑身有救命靈丹，先連服了幾粒。秦寒萼持有乃母一粒內丹，也覺稍好。祇苦了李文衍一人，傷勢較輕，受苦卻大，雖祇不多一會兒，人已奄奄待斃。盧嫗靈藥端的神效，口服不怎顯，治外傷卻是靈極，也不用甚方法，祇將藥嵌在傷處，斷肢便接好，一口真氣吹上去，立化一股五色彩煙，異香撲鼻。將傷處裹好，眼看痛止，污血流出，自然生肌接骨，皮肉長合。一會兒便漸平復，精血也已通行，祇不能運用真氣，一切均與常人無異。中毒六人本已回醒，服藥之後，也覺靈府清明，心身輕快，有異尋常，俱各大喜，起謝衆同門不迭。

治癒受傷九人，霞兒也把話說完，向衆略微敘闊，與方、元二人互相禮見，略微敘談。另給易、李、癩姑三人留了一封小柬，道聲：「行再相見。」便要起身。

元皓道：「老怪物不聽良言，見我們退守不出，還當怕他。此時湖中禁制已全發動，不怕他來攻。反正是這麼回事，正好借送姊姊爲由，氣他一氣。」霞兒匆匆不知何意，含笑點頭。方瑛想攔，元皓話已出口，祇得如法施爲，將陣勢變化。一片靈旗招展中，五色煙光連變滅了幾次，立時全湖現出。祇是煙雲變幻，光霞浮空，靈旗隱現，氣象森嚴，

備見仙法神妙。霞兒纔知他將九宮五行陣位，連湖面一齊現出。雖然敵人識破來歷，也不易攻進，如似先前不令測見高深，豈不更好？方在尋思欲語，元皓手指處，一道長虹般的金橋已往對岸緩緩突伸過去，同時舉手肅客，意欲相送。霞兒知道陣法已現，再隱無用，主人禮意殷殷，樂得借此讓對方見點顏色也好。便把手一舉，重向衆人作別，往虹橋上去。元皓陪送同行。湖形一現，雙方動作隔湖相望，無不畢現。

紅髮老祖正在大施法力，想將前面青霧破去，忽見煙光變滅，現出陣形，纔知對面乃是一片湖水，上設禁制，自己在施法力，分毫沒法進攻。再定睛一看，兩次所傷仇敵俱都無恙，正在指點自己，說笑不已。昨日中毒諸人，還可說是靈藥被盜，因而獲救；這化血神刀中人必死，多高法力的人，也耐不了一時三刻，一日之後，便化劫灰，屍骨無存，怎會當時救轉？便陷空島萬年續斷，也須數日始能復原，也無如此神速。正在又驚又愧，忽見水上又有一道金虹由對崖飛來，上有兩人：一個是齊霞兒，一個是兩次用太乙青靈箭傷人的仇敵，從容談笑而來。看那情景，分明有心現出原景、飛橋送客，分毫沒把自己放在心上，不禁勃然震怒。正待下手，耳聽元皓嬌聲說道：「齊姊姊請行。你不叫我傷老怪物，祇好不遠送了。」說時，橋已飛到。

紅髮老祖心中忿急，身形一晃，化作一隻血手影，想連人帶橋一齊抓住；同時放出化血神刀，朝霞兒飛去。哪知金橋撤得比電還疾，手剛飛起，便已急收回去。湖上立有千百丈金光，夾着風雷之聲湧來。紅髮老祖識得厲害，未破法以前，不敢冒進，祇得含忿將血手收回。化血神刀剛飛出去，衆妖人已各施威相助，一時煙光交織，法寶齊飛。霞兒冷笑一聲，左手將鼎一舉，鼎口內一聲龍吟，飛出百丈光霞，將化血神刀敵住。同時右手一指，飛出太乙神雷，將四外煙光邪法，連同當空暗赤色的妖雲一齊盪開，飛身直上。等紅髮老祖收回血手追趕時，祇聽霹靂連聲，數百丈雷火金光飛舞中，霞兒已化作一道匹練般長虹，破空飛去，一閃不見。衆妖人和門下徒黨圍攻太急，沒料敵人這等厲害，又傷了兩三個，折卻了好幾件法寶。怒氣填胸，無從發泄，把所有怨毒俱種在對湖諸人身上，誓不與之並立，重又去到湖邊查看。

紅髮老祖先前連次無功，本已看出一些端倪，因見對方俱是峨眉門下，不應有這類法術，心中還在遲疑。及至元皓輕敵現出湖面，追敵回來，細一觀察，果如所料，對方用的竟是奇門七絕惡陣，乍見大喫一驚。知道此陣共有七層禁制，中藏先天奇門五遁之禁，比起正教中的兩儀六合陣，雖有正反順逆之差，靈效威力俱都弗如，但以旁門法術來論，已是登峰造極，無以比擬。因此陣法逆運五行真氣以爲己用，上乾造物之忌，習此法的人如非連經天劫，本身功力深厚，道法高強，便精此法，也輕易無人敢用。迄今各異派

中長老，以及海內外散仙中有名人物，除卻兩個大對頭外，祇三四人有此法力。照此看來，對方必還另有旁門中的高人相助無疑，連日所遇那男女二幼童，大爲可疑。據門人稟說，以前曾與之結仇，後忽失蹤，祇知是兩個修士，始終不知他們的來歷。看其所用法寶，極似對頭門下，弄巧就許那五百年前所遇老怪又來中土，都不一定。幸是適纔不曾冒失，否則喫虧更大。憑着自己法力和玄功變化，要將這七層禁制相繼破去，並非不能辦到。祇怕萬一對頭藏在對面崖洞，陣法一破，突然出現，卻是大糟。還有昨日收去五雲桃花瘴，誘激自己窮追未獲的那人，分明與仇敵一黨，法力甚高，至今未見此人出現，更可疑可慮。

紅髮老祖想到這裏，不禁又急又忿，方有一點氣餒，再一留神查看敵人形迹，除在崖石坪上主持陣法的男女二幼童外，俱是昨日見到過的峨眉弟子，別無面生可疑之人在內。想起前情，再見敵人朝着自己指點嘲笑之狀，重又勾動忿怒，暗忖：「那對頭行事，素來強傲，目中無人，決不會令兩幼童主持出面，自己卻在暗中賣弄。性又古怪，不喜管人閒事，如若有心爲難，必定尋上門來生事。他雖旁門，行輩最尊，威望法力，一時無兩，萬不會不惜身份，與峨眉門下這類末學後輩的小狗男女打成一片。並且此老已五百餘年不履中土，怎會忽然來此討好敵人？那男女二幼童也許另有傳授，法術相近，功力卻是大差。祇要不是老怪物在此，任是何人，我也不怕。此時已成騎虎之勢，再如畏難縱敵，此仇不報，不但多年聲威敗於一旦，也無面目再見門人同道。」念頭一轉，惡氣大壯，便從法寶囊內取出五面妖幡，分五方五行擲向空中，與湖遙對；然後手掐靈訣，施展法力，佈下一陣。一會兒佈置停當，將雙手合攏，一搓一揚，立時煙雲滾滾，佈滿全陣，彩光四射，滿空暗赤焰雲，齊泛星彩，直似一片極鮮豔的濃血，將湖對岸天空掩了個風雨不透。湖水上空，卻是星月交輝，碧空雲淨，兩兩相映，頓成奇觀。

坪上衆峨眉弟子見紅髮老祖所佈陣勢佔地不大，滿臉獰厲之色，在陣中上下盤旋，往來飛舞，行法甚疾。除易靜、癩姑等有限三四人，連方、元二人，因祇知照那無名散仙傳授，如法施爲，也都不知厲害，反以爲敵人連番施展邪法異寶來攻，俱未闖入湖面一步。又見行法時那等急躁，頗似力竭智窮之狀。盡管知道陣法多半會被破去，一則禁制共有七層，還未開始，就能破去，也費時費力，不是容易。又如陣法一經破完，還可避入洞中，那奇門五遁，重又相生反應，將全崖封鎖，不久救援即到。即使不能如期而來，對方不過毒瘴、飛刀厲害，衆人已有不少異寶可以抵禦。祇有那元神化血玄功變化，隱現無常，勢逾雷電，法寶、飛劍稍微疏忽，或是功力稍差，便被攝去，容易受他暗算。現時不與對敵，也是爲此。真要到了危急之時，如將衆人劍光聯合一起，同心同力，捨短用長，由英瓊、癩姑、易靜、金蟬、石生五人用牟尼珠佛光及仙傳至寶，將衆人一齊護

住，再用屠龍刀、彈月弩、散光丸、青靈箭等法寶向前夾攻，同時再把向芳淑的陰雷珠和幾個法力較高的同門連發太乙神雷助戰，對方多高法力，也無法取勝。鬥上一陣，再若相持不下，或是有了敗相，索性突圍遁走。敵人不追便罷，如再窮追不捨，索性引往乙、淩諸人那裏，叫他喫個大苦。互相耳語，計議停妥，自覺無慮，不特未以爲意，反笑敵人情急。

衆人正在互指湖對岸嘲笑，忽見紅髮老祖將手一指正南方妖幡，祇聽一片風雷之聲過處，立有一大團雷火飛起，朝湖上飛來：纔達湖面之上，方瑛比較元皓持重，雖也附和衆人說笑，目光始終未離對岸，看出敵人用丙丁真火來試頭陣，乙木青氣所藏反五行的真金已被識破，笑喝：「老怪物，你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我這裏正反五行，相生相應，還有癸水在內呢。」話未說完，手指處，湖上靈旗似走馬燈般疾轉如飛，一片青光電掣而過，跟着一片銀霞涌起，迎着那畝許大一團烈火兩下裏一撞，倏地變爲一片黑氣，待向那火包沒上去，意料敵人法術必破。

誰知那火球也暗藏五行變化，與銀光一撞，便即爆散，分一爲二。由火中激射出百丈黃雲，反將黑氣緊緊壓住。同時那火也一同加盛，轉眼佈滿湖心，將銀光隔斷，上下四層，互相包圍，各不相下。方、元二人一見，纔知敵人以丙火、戊土相生，來破頭層金水之禁。此中機密已被敵人得去，頭層禁制已被佔了勝着，除以強力運用，加增金水之力，使多相持些時，並與敵人丙火、戊土同歸於盡外，已然無法挽救。事出意外，不禁大喫一驚，忙即加緊催動陣法。一面仍以金、水二遁相抗，一面準備發動第二層禁制，以備接替。

紅髮老祖見敵人危機當前，竟能舉重若輕，並不再化生別的遁法來剋制這火、土二遁，祇以本行真力相抗，意欲對拼，以致自己準備的破陣之法不能連續發動，威力已然減去不少。結果必然是敵人陣法雖破，自己的法術也與抵消同盡，那五面寶幡也必連帶毀去，大出意料。照此行徑和對陣妙用，分明又是老怪物的家數，與別人習此法者不同。想了又想，無計可施，祇得聽其自然，也忙加功施爲，使丙火、戊土之力有增無已。似這樣相持有半個時辰，方、元二人盡管仙傳法術神妙，終禁不住自然相剋之性。湖面原本一泓清水，祇有大小數十面靈旗浮空豎立，更無異狀。自從雙方一斗法，重又云光雜沓，靈焰飄空。這時靈旗已隱，全湖俱在黑氣籠罩之下，上面壓着密密一層黃雲，雲上一層銀光，光上又是一層烈火，兩兩緊壓，密無縫隙，層次分明，互爲消長，上下四色，齊煥奇光。始而各不相下，漸漸烈火黃雲勢盛，黑氣已快壓向水面。

方瑛看出不妙，忙以全力施爲，那數十面靈旗忽又出現，一齊展動。紅髮老祖見那靈旗所到之處，無論哪一層，全無所阻，心方驚異，黑氣、銀光突然加盛，向上涌起，頗有反奴爲主之勢。忙運用玄功，一口真氣噴將出去，將手連指幾指，烈火、黃雲也自增強，上下擠壓，互發怒嘯。正對抗間，靈旗煙光變滅中，忽由水底激射起一道彩光，將四層煙光一起衝破，到了最上一層，似輕煙一般散佈開來，將上下四層一齊包沒。紅髮老祖方覺不妙，未及施爲，緊跟着驚天動地似的一聲巨震，裏外一齊爆散，化爲千萬縷紅、黃、銀、黑四色彩絲，滿空飛射，一閃即滅。紅髮老祖見又折了一面寶幡，陣法纔被破去一層，得不償失。急怒之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將一片白光飛起。方瑛知他用庚金爲引，暗藏五行，隨心變化。陣法雖然奧妙，自己法力有限，不能盡量發揮。如誤認庚金祇能化生癸水，妄想抄他丙火化生戊土前文反克，必又上當。轉不如按照原定各層次序，由他破去，仍與同盡爲是。便不等敵人變化，徑將第二層的木、火二遁同時發動。

紅髮老祖原是虛實互用，第二次破陣，將四面寶幡一展動，果然暗施毒計，五行五遁，全可變化相生。沒想到敵人仍以原有應戰，絲毫不亂，竟不上當自亂章法。這等行徑，分明是要兩敗，好生不解。哪知方、元二人心有成竹，爲留最後退保一着，故此不敢輕易更張，否則下手更難。雖然自信最後能夠獲勝，中間一段就許受挫受傷，都很難說。白光飛到湖上，先是一片青光飛起，兩下一撞，青光乙木化生丙火，白光庚金已變化癸水，青、白、紅、黑四色煙光上下緊壓相持，與第一次情景一樣，景越奇麗。相持到了最後，依舊靈旗展動，彩煙飛起，上下包沒，一聲巨響，同時消滅。似這樣接連四五次，時光已由夜入晝，到了次日中午。紅髮老祖法力本高，加以仇深恨重，施展全力相拼，每破一層陣法，必加上好些威力。那陣又非方、元二人所設，祇知依着成規奉行，不能變化。到第三次上，便被對方看破伎倆止此，又見無人接應，斷定不是對頭主持。心一放走，去了好些顧慮，靜俟破完全陣，過湖尋仇。不特壓力越往後越加大，並還在五遁五克、雙方對消之際，一面破陣，一面運用邪法，乘機猛襲過來。如非方、元二人應變機警，又得衆人合力相助抵禦，俱是能者，第四次上便幾乎有人中了暗算。眼看危機愈迫，雖知陣法破完，湖中埋伏的仙法會發生五遁逆行，重又相生，另發動一層極神奇的禁制，將崖洞封閉，不致受害，但見形勢如此險惡，又頗擔心，正各加緊戒備。哪知第五層陣法後面所藏妙用，發動甚速。紅髮老祖見五遁禁制已破了四層，剩此一層，已成強弩之末。看陣內各人行徑神色，末層禁制未必有甚玄妙驚人之處，又是急於收功，竟不惜耗損真元，意欲就勢一起破去，把所有法力全使出來。兩下裏一湊，陣法改變更快。

易靜、癩姑等爲首諸人，因陣法雖是七層，第五層一破，便生變化，命衆人先避入洞，

祇留法力較高、飛遁神速的八九人，在坪上護着方、元二人行法，以防萬一。又暗囑大家小心，準備退路。初意每層陣法都就本行相生，與敵對拼，至少也須一個多時辰，足可支持些時。哪知第五層的本身戊土生金，百丈黃雲、銀光由湖中涌起，喫敵人的乙木、丙火所化青、紅二色煙光，各按克相，緊壓下來。兩下裹纔一接觸，這次被克一面戊土、庚金竟會突然加盛，敵人乙木、丙火竟幾乎剋制不住，急得敵人不住運用玄功，連由口中噴出真氣，奮力施爲。易靜諸人方覺陣法妙用，忽見雲光越盛，對方剋制之力也愈加強，雙方煙光摩擦，幻出萬道霞芒，成爲奇觀。相持還不到半盞茶時，湖底風雷忽起，靈旗又出水上，剛疾展得兩展，就這晃眼之間，倏地又是驚天動地一聲大震，湖面青、紅、黃、白四色煙光全都爆散，灑了一天花雨，陣法全破。當時湖水羣飛，直上半天，靈旗飛舞中，大片五色煙光連同後面的半天血雲，齊似狂潮怒涌，迎面飛來。這時，衆人祇先前受傷初癒諸人全退後洞，餘人多在觀望，事出意外，連方、元二人也沒料到變化得如此快法，忙喝：「諸位速退，不然便被禁法隔斷在外了。」話未說完，衆人也紛往後面飛進。也是忙中有錯，方、元人因身是主人，不肯先退。

衆人雖早戒備，但除易靜、癩姑、林寒、莊易、嚴人英法力較高，知機神速，一見形勢危急，一面同喝速退，一面急縱遁光往洞中飛去，退得最快外，金蟬、石生同了甄氏弟兄四人，因易靜再三叮囑，不許仗恃身有異寶，便可行險，先見鬥法奇觀，看了一夜，見慣無奇，四人閒中無事，見洞外磐石上設有楸枰，便往輪流對弈，並還拉了司徒平和楊鯉兩個高手，旁觀指點。因離洞門最近，司徒平人又仔細，一見有警，立即拉了進去。下餘幾人，自知道淺力弱，也都聞警即退。祇易鼎、易震生性喜動，先在旁看了一會兒，覺着無聊，便自走開。二人貪看雙方鬥法，又聽易靜連催衆人先退爲是，知道離湖一近，必受申斥，心想：「自己帶有辟魔神梭，可以防身，被人困住，還可由地下遁走，怕他何來？」不特沒有退意，因見幾個法力高的口中叫別人退，自己各取出法寶，似有應敵之意，自己不但沒有退意，反想少時衆人如退不及，還能相助動手。弟兄二人藏在易靜身側一株老松之後，一面觀鬥，一面暗中也把法寶取出備用。正商量去約金、石、二甄，危機已出現，想退已無及了。

李英瓊和余英男本來也可無事，因二人患難相交，這次奉命下山，不曾派在一起，俱各思念，難得在此相遇，好生歡喜。先以應敵無暇，自昨晚鬥法有了空閒，二人便同在一起，共商日後一同修爲之事。坪上原設有幾處石墩，二人便在濱湖之處尋了一個，並肩坐了，促膝密談。易靜、癩姑發令督促時，二人也便戒備，剛剛各把飛劍法寶準備停當，一看情勢，覺着還沒這快，又復疏懈下去。那地方相隔方、元二人行法之處最近，及至變生倉猝，正要遁去，一眼瞥見方、元二人口喝速退，易靜、癩姑等衆同門已紛紛飛遁，

還未離開，以爲二人必還另有施爲，想與會合一同遁退，沒料到時機瞬息，稍縱即逝。敵人成道多年，法力高強，這次連遭挫折，多由於衆人各有仙府奇珍，應變機警，又得師長指點，高人相助，門人妖黨又都不濟，般般湊巧，纔致如此慘敗。紅髮老祖怨毒之下，直同拼命，何況陣法機密，強半識破，早準備好毒手，靜待發難，元神變化，何等神速，兇鋒已銳不可當。猶幸五層陣法破得太快，變化神奇，雙方同出意外，紅髮老祖喫驚，略微緩勢，否則早將湖上的反五行禁制一齊飛來，衆人祇要在洞外的一個也休想遁退回去。

那反五行禁制，專護那座洞府，人在洞外，便無用處，法力高或有至寶防身的幾個或者無妨，下餘諸人便難說了。李、餘二人方在轉念略停，方、元二人也已飛起，百忙中看見李、餘二人似在觀望，正想催令速逃，說時遲，那時快，連說句話的工夫都沒有，就在四人將要會合之際，那半天血雲焰光已經臨頭，將四人一齊罩住，直壓下來；另一旁的易氏兄弟見衆人各駕遁光飛退，也是喫了四人後起的虧，心有所恃，又復大意，略一觀望，也喫血光罩住。同時崖前靈旗斂處，那五色雲光已然佈滿洞外，將洞口連崖一起封閉嚴密，光霞燦爛，裏外通明，歷歷可見。

易靜、癩姑等五人本在一旁護法，因見變起太驟，知道時機一發，飛遁越速越妙。衆人事前已然再三叮囑，當無遲延之理，又聽方、元二人急呼，以爲二人必定知機，也許還要行法施爲，自己退得如慢，反爲延誤，應變原貴神速，所以一齊飛遁，各不相謀。剛到洞內，洞口已被五色霞光封住。二人一看外面，還有六人在血光之下。這一來，裏外隔斷，可望而不可即，想要衝出救援，俱不可能了。尤愁急的是外面六人，分作兩起。方、元二人瞥見霞光封洞，血光罩頂，知道遁回已經無及，心還自恃持有防身法寶。元皓口喝：「我們已爲仙法隔斷在外，不能退回，索性和老怪物見個高下吧。」隨說，手揚處一蓬青色光絲，網一般向上飛起，欲待將四人全身護住。哪知口中話未說完，青光飛起四邊，正向下網來，忽見一隻極大的血手影，電也似疾自空飛墮，祇一抓，便將光網抓去，緊跟着四外血焰便潮涌而來。總算英瓊上次失劍，長了見識，應變格外機警，一見不好，忙和英男各將身劍合一，先不迎敵，卻將牟尼珠發出，化作一片祥光，飛起四人頭上，恰好接上，未遭毒手。佛門至寶，果是靈異，祥光所罩之處，四外血焰涌到身側相隔丈許以外，便自消滅。

紅髮老祖恨極易、李二人，幾番運用玄功變化想傷四人，俱都無法近身。英瓊想和易氏弟兄聯合一起，纔一移動，敵人元神便伺隙來侵。想是邪法太惡，心神略分，便覺四面八方壓力加緊，兩隻血手影也相繼出沒。知道此寶全仗心靈運用，絲毫鬆懈不得，並見

易氏弟兄也都無恙，祇得罷了。嗣見寶光照處，不特頭上和四外，連腳底也無血光侵入，便盤膝坐地，將師父所傳禪功施展起來。這一來，元神內瑩，寶光越發朗耀。

方、元二人心疼失寶，祇要見敵人和那血手現出，便將青靈箭發將出去。紅髮老祖起初運用玄功奪取寶網，原是驟出不意，元皓又是輕敵自恃，沒有戒備。這青靈箭出諸仙傳，專傷元神，與別的法寶不同，無法收取。紅髮老祖白費了兩天一夜苦功，真元消耗不少，欲將敵人一網打盡，奪取所有法寶，以爲補償。誰知敵人備有退路，雖用血焰魔火將敵人困住了六個，卻是一個奈何不得。一面想攻洞，一面想傷所困六人，還須躲避青靈箭，終傷元氣。敵人在祥光護身之下，以逸待勞，出沒無常，其勢不值以全力去應付此寶。三面全顧，也鬧了個忙碌異常。

六個人祇餘英男閒着，幾次想用南明離火劍，俱因英瓊日前紫郢劍被奪，前車之鑒，不敢嘗試。心想：「易氏弟兄身藏神梭以內，百邪不侵，又能入地，大可自來會合。」連喚幾聲未應，梭光停在那裏，外面精光急轉，衝蕩得四外血焰宛如血河潮生，片片花飛，光華互映，色彩分外鮮明。心中奇怪，定睛一看，原來那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已喫四外濃血一般的光焰陷住。二人先還運用法寶，想要衝動，幾番無效，便不再動。氣得二人在寶光防護中現出半面，大聲辱罵不止。可是梭光外面，光華電轉，不時還有寶光由內出擊，敵人也是近前不得。洞內諸人見此情形，自是愁急，一心祇盼救援早至，終無朕兆。

似這樣又相持了一日夜，眼看紅髮老祖直似怒極發瘋，連施各種厲害法術，猛下毒手，形勢漸險。反五行禁制依然無恙，李、余、方、元四人頭上佛光也始終晶瑩朗耀，大放光明。那易氏弟兄的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卻被魔火血焰煉久，光華漸減。又聽敵人在那裏厲聲怒喝，說是再隔些時，便拿了二人開刀。易靜姑侄關心，自是焦急萬狀。金、石二人和南海雙童尤爲忿激，不聽易靜勸說，取出靈嶠三仙所贈法寶，往外便衝。偏那反五行禁制，看似一片其薄如紙的光霞籠罩洞口，但法寶、飛劍衝將上去，立生妙用，直似前面有不可思議的神力阻住出口，狂潮撞起萬片霞輝，無窮異彩，休想擅出一步。易靜知金、石二人皆有仙府奇珍，恐防兩傷，再三勸阻，方始忿忿而止。

金蟬正在裏面破口大罵，石生忽道：「我們有法力的人還多呢，這裏衝不出去，不會打外來援麼？」一句話把衆人提醒，想起同門中鄭八姑有雪魂珠，女神童朱文有天遁鏡，俱是專破這類邪法的至寶；還有齊靈雲、周輕雲、岳雯、諸葛警我諸人，也都是能手。事情如此緊急，預擬救星此時不至，焉知不有中變，怎會忘了求援？想到這裏，正要行法告急，衆人忽聽身旁法牌振動生光，疑有同門在另外遇險告急，忙同取出，如法一聽，

竟是余英男見易氏弟兄危急，已向遠近同門發出告急信火，正在傳聲告急。

易靜恐她召來多人，有的法力不濟，湖對岸還有好些異派妖邪，再者敵人邪法如此厲害，差一點的也進不來，平白喫虧。忙也行法傳聲，重向遠近接得警報的諸同門告以厲害，祇請鄭八姑、朱文、靈雲、輕雲、岳雯、諸葛警我等數人到來應援，餘人請記師命，量力行事。說完不多一會兒，牌上紅光一閃，接連好幾處迴應，知有不少同門接到警報。看回應如此之快，八姑、朱文、靈雲、輕雲、諸葛、岳雯等主要赴援之人，必有一半在近處，不消多時，便可到達。祇要有雪魂珠、天遁鏡二寶，便可將魔火血焰破去。紫郢、青索與七修劍再如能夠會合，多厲害的邪法也可抵禦。縱令敵人厲害，至多不勝，當無失陷受傷之理。但這反五行禁制，神妙不可思議，到時不知能否衝出，裏應外合。齊霞兒所說解圍之人，也不知何時可以到來，卻是可慮。

易靜心中盤算，目光仍注外面，見辟魔神梭受血光魔火包圍，光華雖比前縮小了十之三四，似已到了限度，卻也不再減小，反倒較前還要凝鍊，光輪電馭，旋轉更急。鼎、震二人也似知道危機，已不再露面，祇埋首光中，大罵不休。氣得紅髮老祖不住把血焰增強，緊壓上去，兀自奈何不得。易靜知道此寶原是老父平生最得意的法寶，具有極大威力，防身妙用，百邪不侵。祇不過被魔火血焰緊壓縮小了些，乍看頗險，實則無害，心情爲之一寬。那告急信火祇能使用一回，妙一真人、玄真子本爲衆弟子遇到生死關頭求救之用，不能輕發。英男同門義重，恰值神梭寶光正在減縮，誤認爲危急，將信火發出。

易靜從小便隨一真大師學道，九天十地辟魔神梭爲乃父易周鎮山之寶，輕易不以示人。新近纔以愛女在紫雲宮被困，傳授鼎、震二孫，命往救援，一向未曾使用，不知此寶妙用。以爲紫雲宮千里神砂，何等厲害，此寶尚能破土飛遁，怎會在此被困？卻不知紅髮老祖因知敵人有好幾個俱精地遁之術，上來早已防到，血焰本比神砂還要厲害，易氏弟兄又忒驕敵大意，已然被血光罩住，仍不動念。弟兄二人，一個打算駕着神梭仍退回洞，一個又想先朝敵人衝他一下，就便把方、元、余、李四人一齊帶走，或是退回洞內，或是裂地飛遁。這時危機瞬息，哪有工夫猶豫，略一商量，上下四外血焰魔火便潮涌上來，將二人困在當中，四圍膠滯，寸步難移；可是法寶神奇，光一縮短，抗力越強。如非易氏弟兄因上來連衝幾次沒有衝動，自覺遁走無效，不願徒勞；又見寶光縮短，口雖怒罵，內實膽怯，祇顧全力施爲，以謀抵禦，不暇及此。再如猛力前衝，也較前容易，逃雖仍是難事，如與金、李、方、元四人會合，卻可辦到。易靜乍見寶光縮短，姑侄關心，本就動念欲發；又以英男告急，不曾指明何人，恐一般法力淺的同門重義貪功，忘了所誡，一同趕來，受了傷害。也未尋思信火關係甚大，已然有人發動，大可省下，無須再發，

一時輕率，發了出去，不曾在意。等日後遇險被困，想用時反悔已無及了。後話暫且不提。

紅髮老祖原知神梭來歷，本心不願開罪易周。一則昨日見許多徒黨俱爲此寶所傷，心已懷恨；又聽易氏弟兄千妖人、萬妖人破口辱罵，並歷數他連日挫敗傷亡的許多丟人之事，愈發怒從心起。事已至此，一不做，二不休，管他是甚來歷，祇有仇敵之念，見人就殺，鬧到不可開交，拼犯天劫，徑與軒轅、兀老、妖屍及諸異派聯合，索性和對方拼個你死我活。紅髮老祖心念一橫，又以洞中諸人有反五行禁制，不是短時日內所能攻破；外面所困六人又有佛門至寶防身，加害更難。比較祇有神梭寶光漸減，於是把目標着重在易氏弟兄身上，決定先殺這兩個仇敵出氣。哪知神梭寶光減到限度，忽然停止，更不再減。光雖比前略短，反更精明，仍是奈何不得。方、元二人的青靈箭又不時飛來，還須抵禦逃避，始可無事。正氣得鬚髮倒豎，目眥欲裂，打算把對湖一干異派妖邪招將過來，拼耗數十年苦功，施展最後毒手，用六陰絕滅神功破去反五行禁制，將方圓百里以內震成齏粉，忽聽對岸衆妖人呼喝之聲。